



以文匯友 風雨同舟



生活質素多面睇

銀行界老朋友組局聚會，湊個日期相當困難，本來預算12人的聚會，只有一半能出席，其他的都說不在港。原來人人都忙於外遊，退休人士更忙，身上有一本旅遊賬，每月出動，馬不停蹄，他們退休後的「工作」，就是旅遊。

新晉的「退休小生」，才50多歲的副總，仍青靚白淨，幾年前儲蓄夠了，已急不及待退休，大家都為他可惜；可他認為，早退休有着數，膝下無兒無女，可以與妻子同步享受人生，如果他多做十年，很多都錯過了。當然，能有這樣條件的人還是不多，大多數人，50歲仍然要為生活營役。

另一位女朋友，在退休前的工作，不算高薪厚祿，衣食住行說不上富裕，但在旅遊質素方面，卻很有要求。參加朋友旅遊團，她雖是單身，但從不與朋友湊合一個房間，寧可多花些錢，也要入住單人房，她認為，人在旅途已經夠勞累了，日間同車同遊，晚上還要與同房找話題，是一種應酬，更是辛苦。價值觀不同，或許你會說，這樣花錢有點冤，然而，退休人士能有這樣花錢的底氣，相信來自豐厚儲蓄。

匯豐訪問了9個國家和地區的富裕人士，在身體、心理和財務健康方面作了解，發布一份《生活質素報告》，其中一項「要多少儲蓄退休才過得舒適」，港人答覆平均約850萬港元，是調查中的高位數，可見港人對退休生活品質，有較高的期望；調查也問及「退休後的收入來源」，港人答覆近七成來自儲蓄，為不同地區的受訪者中最高的，可見港人相當依賴退休後的儲蓄彈藥。

在評估中，香港的生活質素總分，低於全球平均數，相信跟身體、心理的健康不無關係。港人平均希望60歲退休，但又擔心醫療成本上升和通脹，七成港人出於經濟原因，預算退休後仍會工作，這反映了港人對未來的焦慮；從另一角度看，港人有祖輩勤奮的基因，熱愛工作，盡忠職守，在幕前、颱風中想方設法的上班族，身影令人難忘，退休後不放棄工作，也是對生命熱愛的表現。



她，尋訪蜀漢英雄

三國蜀地一直是俞雅凡自幼魂牽夢縈之地。她毅然選擇寧榆馬從青海一路往南，千里走單騎，開車遊走巴蜀大地，只為找尋一個個的三國英雄好漢，實踐少時對三國故事熾熱的神往。俞雅凡說，此趟旅程只能自己一個人去走，是一趟自己與心靈的交流之旅，若是有同伴，有了牽絆，就不能輕易釋放心中情感。

到青海為的是想感受同仁村一年一度的藏族節慶文化熱六月會，但一波三折；原來青海大部分的賓館不接待港澳同胞，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可以接待的，但由於天氣惡劣，一連下了幾場大雨，她住的賓館停電了，偌大的地方烏煙瘴氣，只能睡在租來的車上，她冒著大雨開車去看了藏族人慶祝節慶的儀式，又可能由於水土不服，瀉了肚子；此行雖然狼狽不堪，但真切地體驗了當地藏族人民的生活，並感嘆自己出生於物資豐饒的香港，是多麼幸運。

青海人煙稀少，除了廣闊壯麗的山河，什麼都沒有。四天后她從西寧到蘭州，一下車，她感覺回到了人間，當她走進車水馬龍的夜市，有想哭的衝動，終於回到人多的地方啦！她原來最怕摩肩接踵的鬧市，但那一刻，她只想往人群裏鑽。

一千八百年前諸葛亮六出祁山，大軍浩浩蕩蕩由漢中出發一路向北，一心一意要平定中原，興復漢室，還於舊都，而她這個香港來的，從蘭州開車到天水，從天水、勉縣到四川巴蜀，再而轉向東到重慶，經水路遊長江三峽、白帝城、荊州到赤壁。

雖然在蜀地，但沿路一點兒都不寂寞，一路上聽著毛阿敏《歷史的天空》和

1994年中央電視台的經典版《三國演義》電視劇插曲，一邊搜索地圖，見到耳熟能詳的地名，就停車瞻仰古蹟，緬懷歷史英雄人物。沒有預先安排好的路線，一切都是隨心隨意，把全部感受都集中在眼前的景物，往昔在書上看到的地名，現在真真實實映在眼前，想像一千八百年前那腳下的土地同樣承載著一個個三國英雄。

李白說「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她每天開車200至300公里，四五個小時，每天在不同的客棧落腳。第一個遇見的是姜維之墓，她開車上小山丘找到的剎那，紅了眼睛。由於荒山野嶺，她可以靜靜地與之對話，以清水一杯代酒祭奠將軍。姜維繼承諸葛亮遺志，北伐十一次，遺憾壯志未酬。她敬佩姜將軍。

來到漢中之西的勉縣定軍山，這裏山川秀麗、人傑地靈，怪不得蜀相諸葛孔明也選擇在這裏長眠。諸葛亮墓在勉縣，是此行千里走單騎的重中之重點，她攜上當地名酒三鞭液、沏一壺雲南普洱古茶（雲南人不拜陸羽，而拜諸葛亮為茶聖），她恭敬地跪在諸葛孔明墓前，不自覺地說出：「對不起！我來遲了！」不由自主地情緒激動，嗚嗚大哭一發不可收拾，俞雅凡說，這種感受既說不清楚，也講不明白，但感覺卻很真實親切，像見到失散多年的親人或另一個自己。

不知時間過了多久，耳邊傳來，「姐姐妳都喜愛諸葛亮嗎？」一位15歲左右的女孩好奇地問：「是的，妳呢？」女孩回答：「是呀！我也是的！」俞雅凡深深感受到，一千八百年前諸葛武侯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義精神，古往今來影響了世世代代的中國人。



位於陝西勉縣的諸葛武侯之墓。 作者供圖



說好杭州故事

還有兩天，今個星期六晚8點，杭州第19屆亞運會就開幕。現時各方運動員及傳媒均已經踏上征途到達杭州，準備以不同身份去參與這屆亞運。運動員當然磨刀霍霍，密集訓練備戰，希望站上國際舞台不會留下遺憾；而傳媒也是沒有一刻空閒，每日都急不及待搜集最新資料，現時大家最關心的就算是開幕典禮的資訊了。

開幕在即，每一次大型運動會開幕典禮是保密，不想給外界知道，希望能在正式演出時為所有人帶來驚喜與震撼，但傳媒則每次都鑽而不捨去找尋資料，希望能讓觀眾先睹為快。以前在內地舉行開幕禮，要取得內容資料是比較容易的，只要與中央的負責團隊有一定的交流，總會得到一些「搶聞」的資料，因為他們就是開幕禮的主製作團隊，除了主要內容外，如字幕、旁白解說等都一手包辦，所以只要與中央搞好關係就能獲得一定的資訊；但今屆亞運開幕前，即使是中央也好，開幕式內容發放資料不多，可見大會對是次開幕式投入的重視程度。

開幕式將在被稱為「大蓮花」的杭州奧體中心主體育場館亞運會主場舉行，隔鄰則是杭州奧體中心網球館，比主場小一點，是為「小蓮花」，坐落於錢塘江畔。在夜晚亮燈後大小蓮花將並蒂綻放，正如開幕宣傳口號：「在綠水青山中，展現生態之美、人文之美、體育之美、文明現代的中國，



亞運會主場館「大蓮花」、「小蓮花」場館。 作者供圖



哈日孩子真正的鄉下

朋友說今年暑假本來答應兩個兒子到日本旅遊，最後因為核污水排海問題而改變行程決定到中山探親。自幼沉迷日本卡通和遊戲的兩個大小哈日小學生不信探親有好節目，滿肚子就不高興。他們父親大人說：「你們天天跟人說遊日本是返鄉下，鄉下是怎麼個樣子，你們都不知道？現在就帶你們看看真正的鄉下！」

他們母親事後對我們說，到了中山，沿途從未看過那些景物帶來的新鮮感，哥兒倆先那前那張苦瓜臉便開始融化，漸漸現出笑容了；到了著名大酒店吃燒乳鴿時，兄弟倆撕嚼著肉香嫩滑的乳鴿，大哥說好味，小弟頻頻微笑點頭同意，都說燒乳鴿比和牛好吃，對鄉下已有了第一好印象。

第二天到茶樓與親友會面，長輩們放射出親切的眼神，以及跟年紀相近的幾個表兄弟一見如故談得投機，玩得有趣，兩個哈日小哥可能感覺到這真正的鄉下更「哈」了。



中山步行街入夜後情調迷人。 作者供圖



好一齣《月滿長生殿》

「好一個明月皎潔的夜晚。」站在樂池指揮台上的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回頭一句感慨，就掀開了一場結合了昆曲表演的中樂音樂會序幕；舞台上的背景呈現一個圓圓的滿月。

「跨界」在今日不算新名詞，「穿越」也是流行多年的表現手法。但香港中樂團和戲曲演員，尤其有「昆曲王子」之稱的張軍等合作的《月滿長生殿》還是令人欣喜。舞台的布置簡約而充滿東方美學意境，樂手們雖然都在背後，但配合劇情而奏響的樂曲對環境的渲染起到重要作用，尤其前排的琵琶引奏。加上一段哀怨綿長的宮廷愛情故事，觀眾恍若走入迷人的月宮中。

張軍一人飾演兩個角色——現代的故事敘述者和古代的唐明皇交叉出現，只用長長的鬚鬚區別，乍看容易混淆，但在一個不用落幕的舞台上，似乎也只會這樣。

有人說中國戲曲其實是今日西方風行的音樂劇，但中國戲曲淵源流長，有不少既有規範，連手勢、腳步、功架、曲牌等都有嚴格規定，演員非十年八載的功夫，是難以拿出這種集音樂、舞蹈、文學、武術於一身的藝術。但要令這種充滿韻味的戲曲獲今

小朋友比大人更忘不了吃喝玩樂，爽脆的石硤龍眼、鮮甜的神灣菠蘿、吃到開眼笑，初嘗清香小櫻菊花肉、粟米餛飩的脆肉鮑，都津津有味讚不絕口。

在紫馬嶺動物園看小熊貓長頸鹿，玩過「長江水世界」的水上遊樂設備和「幻影摩天輪」……朋友說每段行程中看到兩個兒子表現得那麼開心，不由為自己今次設計的「鄉下教育」深感安慰。

回港前一天晚上遊步行街，燈火通明，沒有車喧擾攘，沒有大版心齋橋滿濟為發洩苦悶、打扮古怪的年輕人營造出來的妖艷氣氛，沿途一塵不染，看到兩旁路邊飾物遊戲飲食的整潔擺檔，眼中充滿喜樂的孩子，明顯已感受到從未有過的文化氣息。她丈夫便問兩個孩子：「喜歡鄉下嗎？」

孩子點頭。

翌日返港，親友送行，表兄弟們依依不捨，小兄弟同時開口問父親：「爸，我們明年暑假再來鄉下嗎？」父親答應後對他們說：「記住，有親情的地方才是鄉下啊！」



余健明

農忙假記事

小時候，每逢農村農忙季節，學校總會給我們放幾天假幫家裏幹點農活，而老師們同樣也利用這幾天的假期回家搶收勞動果實。這種全體師生一起享受農忙假的日子，常常讓我想起很多有趣的故事。

農忙假其名曰假日，對於我們這些小孩子來說卻不是那種無憂無慮的假期。學校的老師們大都是本村的，他們在幫家裏人幹農活的同時，也一同「監督」我們。在老師們的「監督」及大人們的「甜言蜜語」下，我們只好乖乖地跟在人們身後幹一些力所能及的農活。稻子成熟的時候，每天一大早，大人們便早早地把我從被窩裏叫醒，帶著睡眼惺忪的我們向稻田出發。太陽出來以後，陽光火辣辣地照在每個人身上，熱浪襲人，大汗淋漓。我們學著大人們的樣子，脖子上圍著一條毛巾，一邊幹活一邊擦汗。那些從稻稈裏散發出來的灰塵總是把我們的小臉弄得髒髒的，如果有臭蟲子飛到臉上或者身上，那全身都散發出臭味，令人作嘔。

大人們一邊割稻子一邊把稻子放在一堆，他們怕鋒利的鐮刀把我們割傷，所以，我們主要任務是把放在一堆的稻子抱到打穀機兩邊，堆成小山。等大人們把一丘田割完後，便開始踩打穀機把稻穗上的穀子打下來。等到全部稻子都打完了，接著就把摻在稻穀裏的小稻草清理乾淨，然後裝在編織袋裏。裝完後，大人們挑著100多斤的稻穀回家。我們雖然都很畏懼比我們還高的扁擔，但是也要幫忙把稻穀搬回家。我們挑著兩袋不算很重的稻穀，搖搖晃晃地走在小路上，一路走一路歇，大人們都來回兩三次挑完稻穀了，我們才好不容易地挑完一次。

大家把稻穀挑回家後，自然也要抓緊曬穀

子。每家每戶都有好幾張專門用於曬穀的穀筴，村民們一大早便把穀筴扛出去佔好位置，然後把稻穀鋪在上面，時不時還要用專門的木耙把稻穀翻幾遍。遇到惡劣天氣的時候，為了不讓大雨淋濕穀子，不管是正在午睡還是在山裏幹活，都得馬不停蹄地趕回來收穀子。要是遲到一點，辛辛苦苦曬的穀子就遭殃了，如果再遇到一連幾天的陰天，那這些被雨淋過的穀子就會發芽長蟲，這是任何一個農戶都不想碰到的事情。所以，為了要讓這些穀子曬乾，每家每戶的男女老少都有義務隨時隨地「呵護」它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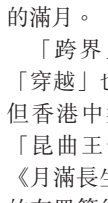
民以食為天，鄉村的農活是忙不完的。鄉親們割完稻子後，不敢有絲毫懈怠，繼續在田園裏忙碌著。他們天天起早摸黑地幹活，或在菜園裏養一群雞鴨，或養幾頭豬，或挖一口魚塘，似乎都有使不完的勁。每當收成之時，鄉親們就把這些勞動果實變賣些錢，購置一年四季的生活必需品。我們家田地多，自然農活也很多。每天一大早，我們也是早早地到菜園裏摘一些地瓜藤，回到家以後把這些地瓜藤剝碎拌上剩飯剩菜，然後把這些材料加上水放進鍋裏煮沸，這便是豬食了。等到豬食冷卻以後，我們兄妹便抬著一桶桶的豬食到豬圈裏，將豬食倒在豬圈的石槽裏。還在睡懶覺的豬聞到豬食的「香味」，立馬爬起來吧唧吧唧地吃著「美食」。我們則無奈地坐在臭烘烘的豬圈旁邊，看著豬吃飽了才算完成任務。農村的豬食大部分都是菜園裏的菜葉或者地瓜藤做成的，所以，菜園便成了我們常去的地方。

父母親種菜的時候，我們便在旁邊幫忙鋤地。鋤地也是一個很有講究的農活，那些鋤頭比我們個頭還要高，我們一邊模仿著大人們的動作，一邊一個鋤頭一個鋤頭地把地

翻過來，翻過的地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淺。雖然我們鋤過的地達不到大人們的標準，但是在父母親的幫忙下，仍然可以往土裏扔上菜籽，澆上水，然後像完成一項光榮任務，坐在田埂上欣賞自己的傑作。菜種下去以後，我們還要經常到菜園撥草，大家經常「雄赳赳氣昂昂」地趕去菜園，為了讓菜苗茁壯成長，把一切雜草和蟲子消滅乾淨。

每次去菜園裏，我們都會帶上一個編織袋，及時將菜園裏的菜葉或者把雜草收拾起來，然後拿到魚塘裏給魚餵食。除了自己的菜園，我們還要到處去撿那些扔掉的菜葉或者雜草。在偌大的農村菜園裏，我們的身影像天上飛的小蜻蜓，從菜園的一邊飛到另外一邊。等到編織袋再也裝不下菜葉或者雜草的時候，我們才開始一邊挪動著雙腿，一邊拖著一大袋的「勞動成果」回家。有時候，我們還會跟著大人們到魚塘邊，看他們把手中的菜葉、雜草撒到魚塘裏，看一群群的魚兒游過來游過去爭搶著魚食。每這個時候，我們都會想像著賣魚的那一天。大人們把魚塘的水放乾淨了，把魚都撈走了，而我們兄妹則捲起褲腳，拿著小小的網兜，到滿是泥漿的魚塘撈撈剩下的小魚，或者徒手抓一些埋在泥漿裏的泥鰍，或者撿拾那些藏在魚塘四周的田螺。

農忙假雖然很累，卻到處洋溢著豐收的喜悅。農忙假不僅讓我們體驗到了父母親的艱辛，也給了我們這些孩子們鍛煉的機會，讓我們學會了感恩和勇敢，學會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每當我們站在農村的田間地頭，望著到處都是綠油油的菜園和金黃色的稻田，我們學校的師生們和鄉親們站在一起，儼然一幅大自然的師手和巧手繪的溫馨和諧、散著農村氣息的黑土畫。



捅了馬蜂窩會怎樣

前不久，我在歷時一個多月的長途旅行結束後回到家，發現一群馬蜂趁我不在，明目張膽地把我的家當作了它們的家。

我是在爬到前院的拱門上修剪那些長得披頭散髮的爬藤時發現馬蜂窩的，拳頭大的蜂巢掛在藤葉後的門框上，幾隻足足有五六厘米長的黑色的大馬蜂正無聲地在蜂巢上忙碌著，我用剪刀「咔嚓」地剪旁邊的枝條都不影響它們的築巢工作，倒是把我嚇了一跳，趕緊停止我的工作，逃一般丟了剪刀，幾步就下到地面，收起梯子竄回屋裏，飛快地給物業公司的工作人員打電話，請他們派人來處理。

物業公司來人看見那樣大的馬蜂窩也是嚇了一跳，擔心白天捅蜂窩會受到馬蜂的攻擊，答應晚上再派人來處理，並囑咐我晚上躲在家裏不要出門，以免被馬蜂蜇傷。於是我就在家躲了幾個晚上，每天白天出門依然看見那個馬蜂窩高懸在拱門上方，人從下面走過，馬蜂並不主動攻擊。我便放下心，拖延症又發作起來，沒再催促物業公司，半個月就過去了。正趕上颱風

季，風球高高掛起，低低落下，風不大，只斷斷續續地下了半個多月雨。

一次打著傘到院門外扔垃圾，抬頭一看，拱門上的蜂巢體積竟大了一倍，雖是雨天，仍有幾隻馬蜂趴在蜂巢上，巢口已有多處白色的蜂蠟，看來很快就會有下一代的小馬蜂出現了。想像自己不久以後在自家院子進進出出時頭頭都會面臨一大群馬蜂的威脅，我頓時「惡向膽邊生」，馬上回屋抄了一把掃把，一手執傘當盾牌，一手用掃把迅速地將馬蜂窩捅了下來，蜂巢上的幾隻馬蜂在雨中飛向遠處，馬蜂窩也被我掃地出門，扔進了雨中的垃圾桶。

後來一些朋友得知我未做任何防護措施，徒手捅了馬蜂窩，在讚我「勇」的時候不免為我感到後怕。他們不知道的是，雖然我也有安全意識，怕被馬蜂蜇了會中毒，但是捅馬蜂窩其實是我小時候的遊戲。小時候我和男孩子一樣的調皮，每逢暑假，上山逮鳥、下河抓魚的事樣樣不落，有時天氣實在太熱，被大人管制著不許出門，也照舊想得出好玩的點子。

父親在門前種了幾棵絲瓜，絲瓜架子又高又



伍卓榮

捅了馬蜂窩會怎樣

大，從菜地一直搭到屋簷下，絲瓜一邊結果，一邊還開了滿架子的花，我們在絲瓜架下可以乘涼，可以賞花。有一種大肚子的馬蜂最喜歡絲瓜花，夏天只有清晨涼快，天剛亮，馬蜂就成群結隊地來採蜜了，一群孩子便拿了長竹竿，竿頭綁上塑料袋，像網蝴蝶一般將馬蜂抄進塑料袋裏困住，又小心地塞進大玻璃瓶中，瓶蓋上扎幾個孔給馬蜂呼吸。瓶中裝的馬蜂多了，一起撲扇着翅膀嗡嗡地叫，聽得孩子們哈哈地笑，一點也不覺得噪。末了，打開瓶蓋放走馬蜂，第二天又是如此，樂此不疲。

孩子們放走抓到的馬蜂，是希望它們第二天還會回來，遊戲還能繼續。但是只要見到馬蜂窩，還是照捕不誤，因為馬蜂不好吃，馬蜂窩裏的蜂蛹可是人間美味，哪怕被馬蜂蜇過，疼過，抓馬蜂和捅馬蜂窩都還是大家假期裏最大的樂趣。等到雨過天晴，再去修剪拱門上的藤葉時，看到曾經有過蜂窠的地方空蕩蕩的，但還有十幾隻馬蜂停留在那裏，我就站在旁邊，它們竟沒有一隻來攻擊我。我忽然有點後悔自己的殘忍，令這些馬蜂如今無家可歸。